

許庭榮

大量閱讀訓練， 使用手語增進理 解能力

聽不到常常會形成口語障礙，甚至是閱讀的障礙，不過對於重度聽障者許庭榮來說，雖然語言表達仍不夠清楚，需要透過手語翻譯與他人溝通，但從小大量閱讀的經驗，讓他不僅是認得單字，更可以深入理解文章脈絡，因此陳述事情時條理分明，還取得運動管理的碩士學位。

許庭榮出生沒多久就被發現是聽障，只能聽到消防車那種啞啞啞的高頻聲音，聽不到會嚴重影響語言能力的培養，許庭榮表示自己聽和說的能力確實不足，幸好透過學校的教育訓練與家庭支持，讓他從小就積極加強讀和寫的能力。

大量閱讀與寫作練習 累積文字能力

很小的時候他就去語言訓練中心，就讀國小、國中時是半天讀普通班，然後再去啟聰班做加強，老師從小一開始要求他每天寫日記，「那時覺得很痛苦，不知道寫什麼。」，中年級寫作文以及寫讀書後的心得，高年級開始參加作文比賽，上了國中也要寫日記以及每週交1篇週記，他認為語言不是一夕就懂，自己的文字能力是靠大量練習累積下來。

老師也用集點獎勵的方式鼓勵他們借閱圖書，小學時他就對《亞森羅蘋》、《東方特快車》等小說感興趣，更意外是國中



許庭榮(右)與作家謝哲青(左)合影，謝哲青手中拿著自己的著作《星空吟遊》一書。

時，還透過讀小說讓自己電動破關，「那個電動裡面是金庸武俠小說的人物，要過關必須了解不同角色的武功秘笈，這個過程促使我增加許多閱讀量。」

許庭榮指出在啟聰班時，老師不只要他們懂得書本上面的字，還會有些評量或問答題，比如《西遊記》孫悟空一行人遇到什麼樣的妖怪，要寫出來並依序排列出來，「這樣的練習讓我對文章的脈絡比較清楚，真得讀懂書上在講些什麼。」

高中後由於就讀的學校沒有啟聰班，他就和一般同學共同上課，問他學習是否遇到困難？他笑說自己因為小時候大量閱讀訓練，字彙能力不差，不過有些名詞真的不太懂，比如生物課本提到的細胞膜，「字我看得懂，但我不理解這是什麼。」

另一個難題是英文，他表示其他科目靠著「背多分」就可以過關，但是語言的科目，聽不到的情況下只靠著讀唇形，很不容易學習，也難以馬上互動，他能做的就是靠著勤做筆記以及看參考書，或是額外跟老師詢問來加強。

大學時他念管理科學系，印象深刻有一堂必修課是「消費者行為」，授課的是外國老師，這也是他第一次接觸全程講英文的老師，他先拜訪老師告知自己是聽障者，詢問有什麼方法可以加強學習，沒想到老師是臺灣女婿，和他一對一溝通時可以講中

文，在課堂上也盡量把互動的英文問答寫在黑板上，減少他的學習障礙。

「高中後就要靠自己學習，大學時我才學手語，一直到大三時學校才有資源教室；我畢業11年後再念研究所，相關協助資源就豐富許多，可以申請手語翻譯與聽打服務。」他表示透過這些輔助，研究所時和老師的互動最沒有障礙，可以透過翻譯及時問答。

許庭榮笑說，或許因為自己是先大量閱讀、之後才學手語，這兩者的文法不太一樣，閱讀文字就是和一般人同樣的理解方式，手語是用圖像表示、要配合上下文去抓意思，如果是不熟悉的議題如政見發表會，他看手語反而需要解碼，讀即時字幕比較能幫助吸收。

演講提供手語翻譯服務 促進聽障者參與

由於對閱讀很有興趣，他也積極去參與書展、講座，許庭榮表示很多服務必須靠自己去爭取，比如今年他去台北國際書展聽作家謝哲青的演講，原本以為可以跟社會局申請手語翻譯服務，卻被告知書展有販賣門票，是一種商業行為，不符核銷原則。

不過社會局幫他轉介聯絡文化部，從這個管道另外提供翻譯費用，順利與書展談妥提供手語翻譯人員，「透過爭取讓我們聽障者更方便參與這樣的活動，文化部承辦人說第一次遇到這種需求，我進一步提出希望明年書展的主題活動演講都能安排手語翻譯，他們承諾會回去思考看看，我很期待。」

然而他也有過不愉快的經驗，曾寫信給一個講座的主辦單位，希望安排坐前排，以便他可以看清楚分享者的唇形，並且允許他帶手語翻譯員進場，沒想到該單位要求他去小房間看電視就好，以免影響他人，「我們的要求真的會影響到別人嗎？這是很主觀的想法，也造成聽障者長期缺乏社會參與。」，他期許社會大眾以更友善的態度看待聽障者的需求，這就是最好的支持。